

小學生的副讀本

白話短篇寫實小說

新文化書社發行

中華民國

十五年五月初版



版權  
所有

白話短篇寫實小說一冊

定價洋三角五分

著述者 武進張九如

校訂者 鑑湖抱恨生

發行者 樊春霖

印刷者 新文化書社印刷所

總發行所 新文化書社

各省中華書局各新書店均有經售



# 白話短篇寫實小說

## 自序

我著這壹編供給小學生做副讀本用的短編寫實小說：一個目的，在引進小學生領會短篇寫實小說的意興及能力；還有一個目的，在啓興小學生『好善惡惡』的情感，由此養成他『增美釋回』的意志及能力。不只是單純的文學作用。

從今日我國各方面的實事實物實情實理上寫來，大多數是不滿意的，這是無可掩蔽的事實，我所最痛心的。寫出許多醜象，給活潑純潔的小學生看，豈不汨喪他欣欣向榮的身心，暗導他走入悲觀的，消極的，死路上去。——可是日本廚川白村曾說：『無論醜到什麼田地的事物，若我們把有生氣的感

受性對着他，用極銳極強的主觀力，抓住他潛在的極深極臭的眞精神，就可以看出其中必有一種纖細的美妙情趣。所謂「有生命的心裏，深藏一種內部的美。」(the inner beauty that lies deep at the heart of life) 所以我在取材捉筆的時候，常着眼在「醜底的美！」

小學生的時間和精力，還比成人的寶貴，更沒閒工夫讀長篇小說；所以常擇可以「即小見大」的事實，寫將出來。就是舊時所說的「頰上三毫法」，時賢所說的「事實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

以上所說的第一段，是我著短篇寫實小說的目的。第二段是揭出做寫實小說必須注意的要件。第三段是做短篇小說唯一的用意。還有「經濟」兩字，也是文學中不可忽略的手段。這編雖未能篇篇與上述的相合，但是腦子裏的神經，條條聚力在這方面工作的。「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地方，要請大家原

諒並指教。

還有須說明的：本編從極短的篇幅，一篇篇長下去，並不是趨向長篇小說，只是引進小學生讀書能力的微意。所以開首十多篇中，人的言語和動作，文字的轉折和段落，都一行行支解劃分的非常清楚，往後便不如此細分了。

一九二一，五，二五，張九如記於梅園：

# 白話短篇寫實小說目次

- 一 風雪夜裏的兩個車夫
- 二 我倒白候了一點鐘
- 三 難道雞鴨比人命寶貴不成
- 四 水警統帶家的小女兒
- 五 大除夕的棺材買賣
- 六 叫化子的傷心話
- 七 可憐的孤兒
- 八 誰教你們如此
- 九 貧兒的可憐話
- 一〇 你的苦還在後面咧



- 一一 爲什麼不替我多生兩隻手
- 一二 天津會議
- 一三 清華學校的十週紀念
- 一四 生存競爭
- 一五 地震後的馬和泥水匠
- 一六 這是一種制度的罪過呀
- 一七 兩個新聞記者
- 一八 聯合運動會
- 一九 一個會彈琴的
- 二〇 四等角色
- 二一 花匠

- 一二三 三十五元一條命  
一三三 小學教員的妻  
一四四 小學教員的家庭  
一五五 茶壺墊兒  
一六六 老農的送禮物  
一七七 七年五七的留日學生  
一七八 八年五七的留日學生  
一八九 多上四課  
二〇〇 少上三課  
二一一 一個化裝求學的女子  
二二二 育嬰堂

三三 慈母夢

三四 不愧童子軍

三五 苦學生

三六 這是誰的罪過這是什麼制度的罪過

三七 冒險渡湖

三八 宴遊太湖

## 白話短篇寫實小說

## ●風雪夜裏的兩個車夫

風狂雪大的黑夜裏，鳥雀都睡去了。梅園門外有兩個黃包車夫，低頭束手，抖瑟瑟的坐在車下踏脚板中，一盞半明不滅的燈，正照著車夫慘淡之面。我便一面小便，一面學着江北口音問道：

你們拖什麼人來的？爲什麼這時候還不去？

一個車夫捏了捏鼻涕應道：

我拖的老頭兒，他拖的是一個年輕人。——剛纔他去問了聲『什麼時候動身？』不提防給那年輕的打了一巴掌！——這時候，他們正和坐汽油船來的三四個女人在園裏猜拳唱戲咧……



那個車夫搶着說道：

我真倒霉！——先生，我們這時候，晚飯還沒有到嘴呵！——只是越餓越冷，冷極了倒不甚覺得餓！

正說着，半天裏刮了一陣更大的風雪，把那盞半明不滅的燈，吹得一線無光。這個時候我早站在園門口，和車夫離得很近；可是車也看不見了！車夫也看不見了！只聽得『噓噓噓』的寒戰聲，從黑暗裏，風雪裏，吹送到我的耳裏！

……

### ●我倒白候了一點鐘

看守梅園的門子老王，年已五十多了。近來一天到晚，幫着佈置歡迎蘇社的會場，忙得發昏。晚上喝了碗薄粥，正蜷伏在木板上睡去。忽地有人把他叫醒，他便冒風雨，摸摸索索的走下，開了鎖，放進蘇社籌備員。我也跟到梅園頂

上，和來的六七個人，東瞧西望一回，又說長道短了一點多鐘，來人因風雨不止，留宿園裏，我便獨自回校，（校在園門口）

這時候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風吹得梅樹呼呼價響，雨更大得不得了。我正一步一摸的走下，忽有——先生們回去了麼？——一聲，吹進耳管，一聽便知道是門丁；他的影形，却一些不見。我忽回道：

老王！他們不回去了！——我是學堂裏的張先生，——你快去鎖了門睡罷！

老王顛顛的說道：

啊啊……我倒白候了一點鐘，衣裳都濕了！

我心上想說，『老王那裏只有一點鐘？倒害得你了！』但是忽地打了幾個寒噤，半句也掙不出。

◎難道雞鴨比人命寶貴不成

鄉人黎順保，提着雞鴨，在上海租界上走。忽地來了一個警察，圓睜兩眼，一手拉住鄉人的左臂，一手提起警棍，向順保的腿上，打了兩下，大聲喝道：

你把雞鴨倒提着，不講人道主義麼。——若不罰洋兩元，便須拘留一夜。順保正要開口……

可巧遠遠的一輛汽車，直飛過來，一個做小生意的躲避不及，給汽車軋得身首分離。

這警察放了順保看時，那汽車早已『行所無事』的開去，便和看的人說道：這是他自不小心，——只須請那位坐汽車的陸先生，買口棺材與他，再給他家裏二三十塊錢就夠了。——你們休得大驚小怪！

說了，回身找不着順保，便恨恨地罵道：

該死的東西！倒提了雞鴨，不講人道……逃到那裏去了！

順保一面逃，一面想道：

汽車撞死了人，倒放他過去；我不過倒提了雞鴨，就要罰我，打我。——難道雞鴨比人命寶貴不成……

### ●水警統帶家的小女兒

黃雨琴擠在人山人海裏看山東人出戲法，給前面的羣衆一推，身子不能自主，直倒退到後面的看檯之旁。

那檯上坐了兩個梳着雙辮的女孩子，約摸十歲上下。一個睜着眼罵道：「挪小風砲來轟死他們，去挪！去挪……！」

一個又搶着叫道：

「打打打！打死那個靠着看檯的東西！」



背後兩個着警服的，便拿起竹棒，向前亂打亂戳，打得前面人敢怒而不敢言。

那兩個小女兒：一個拍手；一個笑道：  
打得好！打得好！索性打死了他！

旁人看了不平，要和着警服的理論。那吃打最多的黃雨琴，搖搖頭低聲說道：

那指使警察打人的，是某水警統帶家的小兒，任他去罷！

旁人聽了，揪眉嘆道：

唉！『小風砲來轟死他們，』唉！『打打打打死他！』……『打得好！』……  
倒不想十多歲的小兒，也會說得出還了得！……

◎大除夕的棺材買賣

大除夕的早晨，雖是『風雨如晦；』路上往來的人，却比平日增多，有的推着車，車上放了布袋，袋裏藏著斗斛。有的背個空袋。有的拿了根秤。還有挑了柴的。搨着穀的。面上都被風刮得青紅皂白，色色俱全。

有些人隨走，隨講：挑柴的道：『我還欠德盛元店裏一塊多錢，吃他逼不過，只得拿下墊牀的稻柴，挑到街上去，變錢還他。』搨穀的道：『我這袋裏一斗米，還是到親眷裏去求借來的，要到姚祖兆家去交租米咧！』

我不忍再聽，抄小路走去。却又遇兩個收店帳的，在我前面走着。一個道：『昨天我到王老二家去收帳，死也收不着，我便把他家裏的破桌子駝回。』那一個道：『收帳一年難一年，我帳上也很有難收的戶頭，如收不着，老板已教我拿他們家裏的東西作抵。』我聽得鼻子裏酸痛！

既到惠商街，便入一瓢飲茶館喝茶，耳管裏所聽得的，無非是『收帳』『還

債『賣田』一般話兒。

不上一刻，又聽得館外『哼嘎……哼轉……』的喘吁之聲，嘈嘈自來；站起一看，七八個漢子，抬着一口空棺材，材上披着紅氈毯，旁的人你講我談的亂嚷。

一個賣牛肉的說道：

這口棺材，本做了三十五塊錢，——因為給田主逼租米，逼得沒法；藥店裏又討債的緊，——便折價三十元，賣與袁清泉。可憐……可憐七十六歲的老太婆，病在牀上，還以為——不久就要——葬身的棺材，現在還豎在門角裏咧！

我聽得這話，心上一酸，眼淚不自主的滴下，旁面有個老翁見了問道：先生……你也有什麼債還不了麼？為甚如此……

我要回答他，却一句也答不出……

那老翁只是看着我癡想，

### ◎叫化子的傷心話

年關將到，趙元芳正愁沒錢還債，在室裏踱來踱去的打盤旋！

這時有個叫化子在門外高聲討飯，且說了些高興話……

元芳啐道：

我還不得過年，你來討什麼飯？還說什麼『好了……過年了……』的瘋話，……有趣……

那化子露出一副似笑若哭的神氣，答道：

世上怕過年的，還多着咧！……我們却是很歡迎的，——因為新年裏，人家歡迎吉祥話，恭禧話，——我們叫化子，只須沿門亂叫『發財』『發福，



「人家便賞賜銅錢糕糰，一天可以討得不少……先生！你還是早些來幹我們的生活罷！」

元芳見這叫化子調侃他，拿了棒要打，那化子搖手笑道：

先生是明白人，聽我說，別打！別打……我想人人歡迎過年的日子，不很遠咧！照今日中國的政治現象，社會現象想去，其勢只有人人都做了叫化子，才能人人歡迎過年。要人人窮，容易得很，望人人發財，直是夢想……你看國人既受貪官奸商的剝削，又受外國大資本家的壓奪，銅錢一年少似一年……我看……我看今年怕過年的窮人，怕不再過幾年——先生——都成了歡迎過年的叫化子麼……先生！你也是一份子呵！那化子說畢，哈哈大笑的去了！

趙元芳還在門口，呆呆地出神。

### ◎可憐的孤兒

榮麟玉生得嬾媚活潑，他的父親養浩在世時，很疼愛他。及養浩病得要死時，還用力調動發硬的舌本，氣喘喘的問：『麟……麟玉……玉呢？』這時一面拭淚，一面在牀邊替養浩小斂的妻女，聽得酸淚直滴。

妻王氏，捏住他的人中，嗚嗚咽咽的回道：

麟玉的爹爹……麟玉的爹爹，麟玉現在睡在搖籃裏啦……你……你

別走啊……你別去啊！麟玉覺來要你看……要你抱啦……

只見他的瞳子，不住的上騰，一刻兒氣息也斷絕了！

家人個個哭得天昏地黑，——可憐麟玉還睡在夢裏。

往後王氏常抱着麟玉問道：

玉麟……爹爹呢！那裏去了！

玉麟眼珠子直瞪瞪地，嘴裏只是——

『爹爹啊！……爹爹啊！……爹爹！……爹爹！

却不說什麼。有時間他，他便指着門外——

『外外……爹爹外外……』的叫——以為爹爹到了外面街上去，還不會回。有一天，晚飯時候，玉麟的姊姊雪玉，攜回養浩的放大照片，供在几上。

玉麟在母親手裏，向着燈光那面的照片——

『爹爹！……爹爹抱！……』喊個不住。同時伸着手，衝着身子——想拉

爹爹抱，和爹爹接吻。

這時候，他的母親聽得，心如刀割，嗅嗅鼻涕道：

……  
 爹爹再也不會答允你了！……苦命的兒呀！……爹爹再也不會抱你了！

麟玉只是

『爹爹……爹爹抱……』喊個不住……

### ◎誰教你們如此

人物熙熙攘攘的馬路上，兩個滿面是血的漢子，大家又怒又愁的廝扭着領口，迎面走來；背後跟着個警察。

定睛一看：

一個紐也不扣，鞋也不着，腰裏束着草繩，露出流滿了血的胸膛，一個着着八穿七補的雜布短衫，圍一條很破舊的青布百摺裙；一脚赤着，一脚拖了半隻草鞋，走一步，那草鞋和脚跟便脫離四五寸，吃嗒吃嗒的發響；鞋跟上有八

看！九寸長的草繩一根，在地上『亦步亦趨』的跟着走，他倆的苦况，誰也不忍細

正要前走，忽聽得一個挑着担子賣枇杷的嚷道：

嘎……不好了！不好了！……

便走近一步去聽，賣枇杷的講道：

那王小麻子真倒霉……因為搶生意——哈哈！真倒霉！——撞翻了阿季的豆腐攤……鬧了一陣，就走上廝打，不提防給警察一棍一個的捉去——不消說，又要吃他押了，只不曉得要押幾天……

我不等他說完，便一口氣跑到警察所門前，守門的不准我進去，祇得在門外打聽……多時，聽不着什麼，悶悶的走去——忽聽得裏面有人大聲喝道：別囉嗦！你們的老娘餓兩天，干我怎事？——誰教你們如此……

### ●貧兒的可憐話

四月裏，趙斌的母，忙的很，除帮着人家養蠶外，自己也養了些。一刻兒到鄰家去幫忙，一刻兒又蹺回照顧自家的蠶，又要到田裏去割麥，忙到發昏章第十一。

一天，忙到午後，還不曾想到吃飯，可憐把九歲未滿的趙斌，餓得肚子裏嗚的叫。趙斌牽衣求吃。

母道：

還早啦！你別哭！……等我給蠶兒吃飽後，再去燒粥你吃。

趙斌，擦擦眼淚說：

『這許多虫，要他做什麼？』一面說，一面將小橙搬在蠶簇旁，立上去要捉。母忙抱他坐下，且道：



你坐好，養了蠶做給綢衣裳，你着咧！乖乖！……快坐好啊！

趙斌拉着自己的破衣角，笑嘻嘻的說：

媽媽！……你做的時候，再不要做這樣的衣裳，一條條的拖下，常扎得我  
跌交啊！……

後來母取粥給趙斌吃，趙斌說：

媽媽！……我要好飯吃！

母說道：

這就是好飯，快吃罷！……我的還沒有你吃的好咧！……你看！……

趙斌看看母手裏的，又看自己木碗裏的，便說道：

這就是好飯麼！……

母說：

飯要冷了，索性棄掉筷子喝罷。

趙斌說：

什麼別人家吃的飯，好把筷子夾出……沒有湯……

母說：

人家米多，所以有飯吃。——你快吃罷……

趙斌喝了一口，——却又說：

媽媽！你天天到田裏去忙，夜裏都沒工夫給我睡……忙得出來，又爲什麼不燒給好飯我吃……讓人家把米拿去……

母聽了，淚珠簌簌的滴在碗裏，却沒話回答。

◎你的苦還在後面咧

大雨方霽，清風拂拂，這時候嚴治己從惠山的五里香塍市走過，見一個六

七歲的小孩子，橫臥門外街上，一面哭，一面『轉輾反側』的打滾，滾得滿身是泥，彷彿街上家家戶戶做的泥人。

治己正要將他扶起，——忽聽得門內有個女子聲氣的喝道：

阿南！……阿南！……你哭什麼？我和了付牌，就來拿飯給你吃了。

說了，按着一陣子『劈拍』『劈拍』的聲響……

治己頓時束手，嘆道：

孩子！……孩子！……你的苦還在後面咧！……

那孩子聽了，似乎有些懂，兩眼汪汪地，含着眼淚，向治己看了一眼——却又哭了！更哭得厲害了！

治己把他扶起，他却不肯起來，只在泥裏打滾。

●爲什麼不替我多生兩隻手

鄭汝平十一歲時，便入恆豐店當學徒，至今三年，不曾取得半文回家。——忽地在十一二點鐘的黑夜裏，趕回敲門。

他的老母見他赤着脚，身上都是泥水，嚇了一跳，急忙問道：  
你爲什麼這樣晚回來，弄得這樣？

汝平兩臂向桌子上伏着，埋頭臂中，只是唏噓地哭……

老母走上一歩，搖搖他的頭，問道：

哭什麼爲何如此？儘管和我說。

汝平嗚嗚咽咽的說道：

上月……上月你做給我的新鞋子……頭上又……又穿了！今天晚飯後，洗碗，倒便壺，餵豬，各種事情，都做完了……我便在燈下補鞋子，可是，不會補，補了多時，才補……補好一隻，手上倒刺了七八針，正痛得不了，

想拿布包時，忽地老班娘娘走……走……走來，狠狠地，把燈擲在地下，罵我『不……不做人家，枉費油火，……我只說……說『點不了許多；』老班娘娘便伸手……伸手打我；又罵我『不受教訓，』把我的被舖衣服，都……都撒在門外，說『不要我了！……我只得回……回來；路又小，天又黑，跌了兩……兩交，一交跌在溝裏，幸虧水不……不深，還爬得上，只……只……只溜了鞋子……鞋子……』

說着又哭。

老母却又說：『你却自討苦吃，爲何着鞋子恁地易壞……又爲何日裏不補夜裏去惹罵說了，便將自己身上的衣角，替汝平揩去鞋上的泥水，

汝平拭淚道：

日裏那裏有空要開門，掃地，燒火，淘米，洗菜，洗碗，盛飯，抱孩子，接客……

……又要到店外去買菜，買米，買柴，一天到晚，坐着橙的時間，幾乎沒有，手腳都忙得酸痛，……出恭稍會時候多一些，便罵我『怕做事，假撒矢』……所以鞋子着上腳便破。日裏那裏有工夫補……媽媽！你爲什麼不替我多生兩隻手……？

### ◎國事會議

中外重視的『武夫會議』正盛之時，何志强特地投宿在某大旅館，準備恭聽許多打着帥字旗的發表福國利民的妙策。探了幾天，不見動靜，正在旅館裏納悶，……

忽聽得隔壁有個鶯聲嚶嚶的女子說道：

這幾天我們鴻運當道，赫赫有名的……

那女子的聲音忽低，聽不清楚，志强正想走出去聽，却聲又高了。



……他們除了到外面聽戲去，就到我這裏打撲克，又麻雀，我們得的纏頭錢，不消說就是頭錢也有兩萬多咧。還有一件趣事：有一天在北京的什麼某總長，接着這裏電話，叫他連夜到這裏來。——當時忙壞了兩處的新聞記者，接一連二的打電話來探消息，不問『是不是商議選舉，教育對付某省？』就問『是不是談的統一，談的打某藩，談的內閣問題？』電話處不能脫人。——我也猜不着那幾位老爺的尊意！他們談正經事，總是拉到門角裏咕嚕幾句，我總聽不出。——到後來，直把我笑煞！——你道是什麼一回事？……原來是『三缺一』，招某總長來湊個手兒……

志强聽到這裏，不覺的繞牀長嘆。——却又聽得隔壁有個男子聲氣的人，嘆了一口氣，說道：

他們原來幹的這勾當！

## ◎清華學校的十週紀念

清華學校開十週紀念會的一天，西直門一帶，肩摩轂接，齊向車站狂奔。站裏的賣票門，被衆人圍得水洩不通，遲到的都沒法買票。火車裏更擠得不了，幸虧一刻兒，便到清華園；否則真受不了擠軋的苦。

園門口有童子軍發各種印刷品。校裏的各種成績，真個『美不勝收』。好個壯麗巍峨的大禮堂。矗立園中，校長金邦正，同外交顏總長，克蘭公使，都入禮堂演說。樓上樓下，霎時座滿，後入的都駢足而立。十二點半鐘散會。

會散了！來賓都往飯廳吃飯，因人多地狹，覓不着噉飯地的很多。一時饅頭糕點，紛然雜陳。急得吃不着的，逕到廚子手中截取，急忙吞嚼。分別給費後，便到清雅無匹的花園裏散步。

二點一刻，號子一響，運動開始了。一色的童子軍，排立場中。面有喜色的男

賓女賓重重圍着運動場。數百個學生，到場作種種運動，勇悍靈敏，引得掌聲四起。我便在拍掌聲裏回去。

後來聽說晚間的中文戲劇，及音樂會，表演得更加有味。我便同受了催眠術似的，心上不住的叫『清華學校萬歲……清華學校萬歲……』

### ◎生存競爭

五個遊客，自由自在的從梅園裏走下。八個黃包車夫，露出半段黑漆似的身子，一面揩汗，一面跑，逞着急傾斜的園路，飛也似的從後面趕來。

一個有鬍子的，跑得力竭，脚要歇，身子兀自前衝；頭重脚輕，撲的一跌，痛得爬不起。後面一個跑得勢急，急切收不住脚，跌在那個有鬍子的車夫背上，把他壓得『啊唷唷』的喊痛；那個得車夫却不去理他，爬起就跑。

我走近一看，有鬍子的車夫，額上跌成蠶豆大的洞，鼻子裏，牙齒裏，鮮血直

淌——便喚三個學生將他扶起，替他貼了些橡皮膏。

在操場上（操場在園裏）的學生，都停了遊戲跑來；有的問：『爲什麼啦？』有的說：『不得了了！』有的說：『可憐！可憐！』一個十五歲的學生胡煥潛道：『該死！走路都不小心！』

我悄然道：

什麼該死？他也要生活咧……他不和別的車夫競爭，怎能過活……  
旁邊一個較大的學生，名叫王洪樹的，搶着說道：

達爾文說『優勝劣敗，是天演界的公理，』這就是公理麼……  
我正不會想着甚話回答！

七歲的孩子，忙拉我的手，笑道：

老師！學堂裏打鐘了，我要回去吃飯了，老師你也去罷……不要去管他

什麼了！又有個六歲的孩子，指着坐在地下的車夫，向我問道：

他爲什麼還不去吃飯？他爲什麼還不去吃飯？……

接連問了三五句，他越問，我越要答。——却越答不出，掙了多時，才掙出一句：『他有甚不要？』五個字。可是這小孩子已去了！

### ◎地震後的馬和泥水匠

川人黃援之，慕甘肅崆峒山蓮花山的名勝，遂有蘭州之行。

到武都，漸見黃沙布空，迷失路程。——恰巧有兩個人，急忙忙的當面跑來，便向着問路：

那兩人齊聲問道：

你是不是泥水匠？……你是泥水匠麼？……

援之奇怪道：

「噢，爲甚問我不是泥水匠？」

一個道：

「你若是泥水匠，過了一天，可回去做一筆生意。——要是不是，便去了也沒住處，還要餓幾天！」

援之見那人說得奇怪，便問詳情？

那人道：

「如今安定到靜甯一帶，因爲天搖地動，倒了十多個大山，路啦！河啦！什麼都塞去了！人也壓死了千千萬萬。——我和他都是做泥水匠的。那不會壓死的人，都要造屋子，本地泥水匠不穀用，所以託我們到別處去招夥，——你是不是泥水匠？……老大哥！看你的樣兒，倒很像咧！」

援之皺了皺眉頭，道：



那兒地震，竟震得恁地模樣麼？……倒要去瞧瞧！我不是泥水匠。說着，問明路由，雇着匹驢子去了一路黃沙滾滾，愈走愈盛。

到了蘭臬，果見屋倒樹跌。據本地人說：

這次地震，已查得本省死了二十萬人，傷的十萬左右。海城縣死了的回民，就有三萬多，住在沙溝的回教首領馬元璋和那兒三百多家的回族，同時埋壓在兩山崩合的下面。不會查的，還……

援之不忍再聽，找匹馬騎了，就向安定進發。

那馬一路顯出穀竦的樣兒，越走越慢，還不會到定遠，憑你用力鞭策，總不肯再走了，只是嗚啦啦的悲鳴！

援之似癡若呆的向馬問道：

馬呀！你肚子吃得飽飽的，這段路又不十分難走，爲何不走……

那馬全不睬，依舊淚水粘着白眼，嗚啦啦的悲鳴！

◎這是一種制度的罪過呀

綽號『四川財神』的江之湄本有祖遺田千畝；後因多方聚斂，到五十歲時，便有田三千多畝，銀現六萬七千多兩。

他的大兒子春芹，小兒子春峯，雖曾讀過幾年書，並不甚了了。兄弟倆常背着之湄的面，偷偷摸摸的出外嫖賭。

不幸之湄於六月裏忽得急病而死。他倆却不理會殯葬，只向老母討田單，要錢帳；老母做不下主，他倆便鬧將起來。

這時鄰人只聽得他倆的打架聲，拍案大罵聲，又夾了一陣子算盤聲。——哭聲却一些不聽得——如此吵鬧了五天，給公親族長痛罵了一陣，便草草的把父親埋了；仍開『奪產』之戰。妯娌們互打得頭破血淋。同胞倆的變成寇

讎更不消說。官司打了三四年，也不曾打得分清。倒把好端端的老母又氣死了！

自老母死後，越爭得利害，各養許多力士在家，不時兩國交兵似的械鬪；鄰人都看了暗笑，親戚也無從排解。

春芹因打不過春峯，便暗暗地使人把毒藥撒在春峯家的飲水缸裏，藥得春峯家死了一大半人，春峯和他的妻子，自然是逃不了的兩個。縣官得了賄，胡亂把春芹辦了個嫌疑罪。不久却又把他放歸。

從此春芹驕奢淫蕩，達於極點，——適值本地旱荒，災民死的很多，春芹幸災樂禍，將災民中有姿色的閨女，誘娶了七八個，一天到晚，左抱右擁，山珍海鏹，也都嚼得生厭。

有一天，想嘗異味，使廚子烹了不少河豚，和妻妾大嚼一飽，吃得個個夜裏

肚痛如割，不上一時，却都死了；及醫生跟着家人王奮急忙忙的趕來一看，赫得倒退不迭。——有的死在牀上，有的赤條條的死在牀下，個個像餓死的災民。——共死了六個女子一個男子。

醫生也不管王奮說什麼，急忙搖着頭跑了！

這件事不滿兩天，講動了遠近，你說是『春芹的索命』，他說是『中了河豚的毒』，有一個做教員的李子輝道：

這是中了一種制度的毒……是一種制度的罪過呀！

……

著者按美國查理嘉倫氏，不受其遺產一百萬金，說：『遺產制度，餓死千萬人，飽死千百人』，江之湄家的慘劇，實是查理嘉倫氏所說的話的天然鐵證。

## ◎兩個新聞記者

無錫是江蘇最富的地方。榮巷鎮更是無錫最富的地方。晚上九時，很熱鬧的榮巷鎮，各商店正須做生意。又值附近做戲，更加熱鬧了！

正熙熙攘攘時，突有江北聲調的盜匪十五六個，明火執鎗，搶劫孫順興布店，彈死店夥朱春經。搶了，轉身便走，又到隔壁天乙堂藥店裏大掠一下，真正『如入無人之境。』臨走時，賣櫻子的小女子根娣，見盜匪擄了許多東西走來，不覺的失聲大喊；一口氣還不曾喊完，忽地兩脚朝天，一命歸元了！還有那孫巷上的王子卿，因貓失掉，站在門外，『貓狸狸』『猫狸狸』的叫喚——可憐貓不會喚着，平白地自己的性命，倒倒把盜匪走來，一槍了結……

無錫的新聞記者，記到這裏擱筆嘆道：

這真是『人命危險，朝不慮夕，』咧！

不料這個新聞記者一嘆，却嘆笑了。從江北來的新聞記者，無錫的新聞記者失驚打怪的問他爲什麼笑：

他便笑着答應道：

你們江南人，真是少見多怪！

無錫的新聞記者聽了，更加張嘴大嘆……

江北的新聞記者，見他嘆得更加傷心，忽地收住笑容，兩目呆了，睜睜地看他；看他看不多時，却又走上一步，抱住無錫的新聞記者哭了！哭得那張新聞稿上，滿紙都是酸淚。

### ◎聯合運動會

芝荷鄉十所小學校，因須開運動會，都不教別的學科，鎮日價誘迫學生在操場上練習了一月。開會那一天，個個提足精神獻技。及運動終了，評判員報



告各校學生運動成績的優劣。於是各校的教員學生，蹲的蹲，立的立，環着評  
 判席靜聽。有的聽了興高采烈，打着優勝旗回去。有的垂頭喪氣，一聲也不出。  
 有的豎眉翹唇，嘴裏噤哩咕嚕，不知說的什麼！

一個鄉下人看了笑道：

運動會……運動會……原來是這樣的！原來爲的搶一塊紅紅綠綠的

布開的——那塊布要他何用？

旁面一個衣襟上帶了『招待員』三字的徽章的，回答道：

他們是爲着操練身體開的。你看他們的身體，多強旺呵！

那鄉下人又笑道：

先生！你說他們的身子強旺，他們可打得過我家裏的兒子小鴿子靈大  
 麼？……

嚇！我的小鴿子靈大，並不曾學過洋操，也不曾進過洋學堂，每天只在家裏幫着我種田挑担。現在不過十五歲，可是七八十斤的石鎖，一舉就起；石巴米，掙得就走。先生！他們可打得過我的兒子麼！況且我的兒子，從不曾生過病！

那招待員嘴唇動了幾動，却不曾說出甚話來！

左面一個醫生的，搶着說道：

黎保兄！你問他這甚？我們走罷！

鄉下人道：

爲什麼這樣的要緊？看他們還有沒有什麼本事做出來？

當醫生的道：

去罷！沒有了！就是如此了！——這半個月，我的生意很忙，大半是這些洋

學堂裏的小孩子作成我的，去罷！去罷！

我在遠遠地聽個分清，胸中好不疑惑，正想走上去問時；他們却放開脚步走了！

回頭一看！那幾百個學生和教員，還烏陣陣的站在那裏，聽着評判員報告。

### ◎一個會彈琴的

窮儒夏侯逸，住臨流寺中，芒鞋破鉢，隨處化食；和尚留他吃飯，他正眼兒也不看。

彈得一手好琴，却不肯學古人之調，只是由着性子彈去。有些讀書人，說他彈的從什麼調什麼曲化來，他總是仰天大笑。還有許多『鐘鳴鼎食』之家，出了許多金銀，求他一彈，他從不答允。常在『參橫人靜』的月下，臨風鳴絃，彈得酣睡的鳥雀，一時出巢默聽。

和尚和他相處久了，懂他性情；且有時會聽出琴上彈的什麼！

有一天他正在月下彈琴，和尚忽然燃一爐好香，獻與他道：

「這香可合尊意麼？」

夏侯逸驚忙起立，向和尚上下一瞧，接了香，笑道：

「不料知音的倒是你……好好……」

說了，又彈一曲，彈得哈哈大笑。

從此夏侯逸只在寺裏吃飯——每遇風雨，緊閉寺門，焚下一爐好香，將琴當着和尚暢彈。和尚聽了，有懂有不懂；懂的也說不出什麼調，什麼腔，只照着他的情意去服侍他。和尚不快時，他便彈琴一曲，替他解悶。

後來和尚圓寂了！他坐在屍者之旁，淒淒切切，一彈再彈，淚流滿琴。又忽地撫着琴，拉開嗓子，『琴哪……琴哪……』的哭——又常到和尚焚化的塔

旁大彈而特彈，彈了多時，又『琴哪！……琴哪！……』的哭了！

某省長聽得他會彈琴，着人來請。他對來使不住的問道：

『教我去彈什麼呀？……教我去彈什麼呀？……』

來使越請。他便越問得聲高氣短，來使摸不着頭腦而去；他又『琴哪！……琴哪！……』的哭！

### ◎四等角色

康南海的字，是大家知道好的。——四月裏，南海帶着三子二僕，來遊香海。消息傳出，許多人來圍張望，想他寫字的不知多少！

管園的某先生，在家聽得，忙坐了自備的包車到園。初時恨不得一跑就到，趕得車夫一身汗。半途忽想：自己是個管園的，深怕穀不上和皇帝的先生交談，又叫車夫慢走。在車中滿肚子打主意。

及到園，走兩步，退一步，不敢一逕去見。躊躇多時，忽叫園丁取水洗面。取得稍慢，便打三個巴掌。又到摘衣鏡前，振振領口，抹抹嘴唇。回轉身子，大步走進南海坐的室裏，拱拱手，笑嘻嘻的叫道：

康大人！康大人！失候了！

聽得南海允了聲『好』，便脅肩諂笑的獻茶。隨卽一走一擺的出來，和園丁道。

快去磨墨，儘半點鐘磨好，康大人已允我寫對了！

園丁說聲『得令』，不上半點鐘，把四五寸長的大墨，磨去半段！

某便千『大人』萬『大人』的捧着求寫。——及南海遊太湖回，命僕取筆。僕因不曾吃得好餚饌，便撒謊道：

墨不中用，臭的！臭的！



南海聽了，便命僕收拾行裝。——某見南海要走了，急得了不得。恰巧南海的兒子走來，便迎上去，拉着他的手，給他一包果子，笑道：

去和你的爸爸說：『園裏的老班，要請你寫字咧！』快去說！快去！

那孩子真個跑去說道：

他們要你寫字咧，慢些走！

南海道：

墨不中用，不寫了！

那孩子很乖覺，拉了南海的衣，答道：

那墨很香磨得很濃，剛才我聞着的。這時候他們還在磨咧！

南海道：

那麼叫他們拿來寫了罷！

某得信，三步改做兩步的走將來。及寫了，又作揖打躬的拿回，向着人家誇示。

人家問他：『這對上的字，你認識麼？』

他面上一紅，連忙點頭道：

認得幾個！認得幾個！

人家又說：『這字有什麼好？值得恁地奢遮！』

他恨恨的說：

那裏不好！人家都說他好，你倒說他不好，你的好！你的好！……

人家又問：『爲什麼好？好在那裏？你可說得出麼？』

他便把寫的對子，顛來倒去的看，看了多時，便道：

皇帝的先生寫的，字總好的！有什麼不好！

●花匠

紅的桃花，白的李花，按着時節，欣欣向榮——我走到園裏，總解得世上生活最自由的，莫過於植物。正看着嘆賞時，遠遠聽得脚步聲，從林中走來，把我的念頭打斷。就林隙一瞧，來的原是本園經理人過清世！

清世一到，招了花匠問道：

這兩天的盆景怎樣了？

花匠笑嘻嘻的問道：

弄好了！

便引他去看，我也跟着前去。走到一間屋裏，見羅漢山松，用篾紮成飛鳥的樣兒。仙人掌，紮成笠帽似的圓形。還有三五種喊不出名的花草，也都紮得奇形怪狀。我正莫明其妙，……

花匠却又笑着說道：

過先生，你看多像呵！

清世說了一聲『還好』，便從懷裏掏出一紮棕線，交與花匠道：

你可去，再把東花房裏的十多盆花，一齊紮出，紮得越奇越好。

花匠忙應道：

！！！！  
是是曉得曉得！

清世道：

溫室裏的牡丹，開也不會？

花匠很得意的說：

已經開了，可去看看！

我聽得很奇，滿肚納罕道：

這不是二月裏麼……牡丹花什麼就開啦……

隨走隨想。跟到溫室裏，果見一大盆淡紅牡丹，已開兩朵。可是沒有碧綠肥大的葉子，只有不滿一寸長的淡黃葉芽。——益發奇怪，禁不住不問了！——你想花匠答的甚話！——

他得意洋洋的說道：

這是烘出來的呀！

我說：

烘出來的花，不烘就萎了！怎能留得長久。倒不如任他自開的好！——你看那花的顏色，也不見得新鮮！

清世笑了一笑開口道：

管他命長命短，只須求個新異，博得看客喝采，就得了！

花匠也笑道：

先生！你只會教小孩子，那裏知道我們種花人的心事！必須紮的紮！烘的烘！才捧得牢牢……

花匠又忽地沉下面色，改口說道：

……你是教書的先生！又那裏知道！

我聽得呆了！不知不覺的走出；脚下走看，嘴裏把『你是教書的先生，又那裏知道』一語，反來覆去的玩味，一走走到林下，抬頭一看：只起那——

紅的桃花，白的李花，在春風中嬌嬌的微笑！——又自由自在的落下一片，兩片，三片……

### ●三十五元一條命

心如秤點心店裏的店主王炳生，失去布褲一條，疑學徒孫葉醉偷去，聲色



俱厲的逼他還出，葉醉不過十七歲，人很誠實，『莫須有』的事，怎肯承認！炳生竟用壓麵的棍子，將他沒頭沒腦的痛打，打得葉醉路也走不動。還以為打得不够，又時時對他毒罵。

葉醉氣憤不過，兩眼含滿苦淚，一口氣走到別店家，私購紅燐，連服三匣。及毒發，炳生非但不替他醫治，及狠狠地咒罵。經旁人苦勸，才雇船送回。

葉醉家境很苦，母早去世，只剩個六十多歲的老父品正，沒人替他趕治，也沒錢請醫生吃藥。可憐葉醉，只有到地下尋他阿母訴苦去了！

品正痛兒子死得冤苦，便不顧自己死活，即日仗着柺杖，一步一衝的到城，報告縣署。——怎知時候不早，收狀處死板板不肯從權收受。便哭到青風樓茶店，將這幕慘劇，哭訴人家，說得聽的人也賠他下淚。

無賴沈阿某，探得這個消息，暗喜可以做一筆買賣。便約了數個潑皮，向品

正大言恐嚇，使他不敢告狀。——又勸炳生出洋四十九元，担保把這件重大命案輕輕地私下了去。

品正原是個可憐人，更兼年老幹不下事，只得咽咽苦淚，儘他們播弄。後阿四拿出三十五元，向檯上一碰，喝道：

快拿着回去罷！

品正顫聲問道：

……就……就只……只有三十五……五元麼？……

阿四睜着眼叱道：

你要多少，嚇！難道我們還要賺你死兒子的死錢不成！這許多老爺是不在！  
在心上的！那幾個臭銅錢嚇……！

嘴裏還『嚇……嚇……嚇……』的，同着數人到賭場裏去了！

品正却坐在一塊青石上，捧着三十五塊錢，抽抽噎噎的哭！……

### ●小學教員的妻

明天星期了！施之方要回家，便將八九十本卷子，連夜呵凍批改，至鐘鳴兩下才畢。一覺醒來，匆匆喝了碗粥，袋了幾塊養家錢就走。

見妻跪在水邊的寒砧上，低着頭擣衣。那河裏的冰，結得同擣衣砧一樣堅實。虎吼似的北風，把妻的頭髮，吹得同飛篷一般。袖子上綻出的破絮，給水浸得更加淋漓。兩手又紅漲得不了。妻却不管，只是低着頭擣衣。之方見了，又是慚愧，又是悲痛，不覺失聲喊道：

吾愛！苦煞你了！

妻抬頭望了一望，才道：

你回來了麼？好好！這幾天家裏家裏……

却又咽住不說了！

之方見妻神色不對，走到砧邊，問道：

吾愛！冷麼？——你說什麼？家裏如何？

妻脚下掙了幾掙，才立得起。緊緊地握着之方的手。之方給他一握，冷澈心肝，却又不忍束去。一手替妻攜了放衣的籃子，上岸走回，隨走隨問：

妻面色沉沉的說道：

家裏麼……唉！窮急得不了你上月裏帶回兩個月的束修十六塊錢，那裏夠用！——這幾件衣服，是替人家洗的，可是洗衣錢已經用去了！——婆婆和菊兒，凍餓得要……

正抽抽噎噎的說不下去，忽來一陣大北風，刮得妻連打寒噤，幾乎倒去。之方看了這種情景，禁不住搵淚，心肝都要迸出腔子來！

那無情的北風，却越刮得起勁！

### ●小學教員的家庭

學務委員蔣何強，夜裏投宿在一個小學教員的家裏，西北風從牆隙中刮進，被褥又薄又破，凍得睡不着。

聽得隔牆一個少婦淒淒切切的說道：

你上回子拿回一個月薪水七塊錢，這一月買柴，買米，買菜，用去四元。老太太怕冷，又化了一塊錢買了一條舊被絮。兩塊錢買一件棉襖，我掙着半塊洗衣錢，又買些布，做菊兒的棉褲。壳子已做好六七天了！因沒錢買絮，還不好上身……唉！這五六天中，一粒米都沒有。好得鄰家阿嬤，可憐我們，每天借米一升……唉！一到冬天，我的洗衣生意又不興！真教我急得不了……

接着一陣子男子浩嘆聲氣嘆聲未了，又聽得有個老婦人聲氣的說道：

兒呀！今天有錢帶回麼？……

那浩嘆的男子道：

總算好！這月裏學款，不曾誤期，也不曾短欠，七塊錢完全領到。可是因爲改卷子，改得生病，吃去一塊錢藥，只剩六塊了！

又聽得少婦接着道：

你一個月掙得七塊錢，有時還要短少，照此下去，怎能過活？……怎不要求加些束修？……

男子搶着答道：

快些別生這個念頭！如向學務處要求，定教我捲舖蓋——如合着別校的教員去要求，生怕位置還不如我的，及并沒位置的，暗中到學務委員

處去搗鬼，把我的位置奪去，快別活作死！……我早已想得爛熟了！只好恁地混過去！

何強聽到這裏，越抖得不了！正在緊圍被褥，又聽得兩三人的嘆聲中，夾着小兒呱呱的哭聲，又夾着少婦的騙兒聲。

少婦道：

兒餓極了！粥既不會吃着！我又沒工夫給奶奶他吃！真餓極了呀！不多時，小兒又哭，又聽得少婦嘆道：

半滴奶水也擠不出！怎樣好呢？！唉！那裏擠得出！……

何強聽了，暗暗地嘆道：

我做學務委員，不是作孽麼？……

心裏想着，耳管裏又時時給小兒哭得不清，轉輾反側了一夜，合了眼也不



睡去。一到天明，也不告別，起身就走！

不上兩天，聽說志強已經不做學務委員了！人家問他爲什麼辭職，他只是搖頭不說。人家問得緊，他便含着眼淚走開，總不說什麼！

### ◎茶壺墊兒

督軍咧！巡閱使咧！總理總長咧！濟濟羣英都在某家花園會議國事，正討論到『減官節流』問題，——忽地差官遞上一張名片與一位灸手可熱的某大帥！

那位大帥看了，遲疑了半晌……忽然想起來了！說聲『請，』不上半刻，引進一個很短小的男子，大家看了奇怪！

那大帥見了，便叫那人坐下！

那人瞧着座上都是頭等貴客，那裏敢夾上去坐。

旁面的差官，暗暗地推他一推，說道：

「你只管坐罷！大帥有令，怕什麼！」

那人才顛巍巍的和總理總長督軍巡閱使他們並肩坐下。

這位大帥，忙他把國事擱開，瞧着那人道：「你讀過書沒有？」

那人道：「沒有！」

又問他道：「你想幹什麼呀？快說！」

那人臉紅一紅，說道：「我想做個小官，求大帥栽培！」

那位大帥，捋着鬍子道：「要做什麼官？」

那人停了多時，才道：「想做一個警官！」

那大帥聽了好笑！——又問道：「你會放槍不會？」

那人道：「不會放槍！但是從前看人家放過的！」

說的大家都笑。

那巡閱使便吩咐差官道：

你把的名字，寫了紙條兒，送給警察廳那邊，叫某廳長給他一個巡官，說我荐的就是了！

差官連聲稱『是』。當即帶了那人出來，一路給他開玩笑道：

爲什麼不求大師賞個大一些的官做做！這些芝麻小的巡官，有什麼做頭？

那人這時高興得話也說不出，對着差官只顧作揖，多時，才道：

我是一個窰姐的大哥，常受人家的冤枉氣，你老兄那裏知道！我們整天裏在路上跑，那巡警是成年找着我們的，動不動撒一泡尿也要受他的干涉，吃他一兩個嘴巴。所以我們不做官便罷！要是做得着官，那便非做

巡官不可好歹也可以拿走路的人來出出氣撒撒威風！

那差官聽了，笑道：

做官原來是爲此的好了！你老大哥恭喜了！

審姐所識的一位律師，聽得這種消息，忙告那人道：

你且別去謝恩，某廳長必給你加薪水。——因你不到差，某廳長對大帥將交不了卷，別忙！別忙！

那人依了這計，果然一夜睏來，從小小的警官，做了督察長，做了頭等警官；三十元月薪，加到一百二十元。

同事的都自認倒霉。——有一個巡警，憤憤地答道：

諸位和地一樣，還以爲倒霉！我們給大茶壺所管，豈不成了茶壺墊兒麼！

.....

## ◎老農的送禮物

華邦棟把『農之子常爲農』的一句古話，定做家訓。所以到他第五世孫子綽號『死要做』的駿發手裏，還是種田。

中秋節，人家都將月餅，龍眼，棗子，葡萄，藕，等物品，送給長輩親眷。死要做家也有人來送禮；可是總不受，說：『我們種田人家，用不着這些東西。我們只曉得自種自吃，每天吃幾大碗黃米飯，吃些青菜豆腐，穀了！』親眷們聽了，說他『鄉下人，不懂什麼禮！』也就漸漸的不送了！

他到六十歲，還到田裏去幫忙。有人譏笑他『活得難過』。他說：『我們種田人，不會白相，沒事做，心上便難過。』於是人家替他起個綽號，叫做『死要做』。他說：『活得不要做，叫做『懶人』。死了不要做，叫做『懶鬼』。你們叫我『死要做』，我就算『死要做』便了！』

死要做見這幾年到了中秋，沒人來送禮，便和家人道：『他們不來，一定懂得我的臭脾氣了，這倒好！我倒要祖傳寶貝送給他們。』

明天，家人還睡着，他却起牀了！吃了些隔夜飯，挾着一兩件傢伙，急忙到他的女壻家去。

女壻見他來得很早，手裏又拿了那種東西，奇異的很。正要開口。只見他忙把那又粗又長的鋤頭柄，在紅木雕花几上一放；兩手抖瑟瑟的將一個大紙包打開，一面解，一面說：『好女壻！我這兩件好寶貝，很難得的！送給你！你須安放好！』說了，那包着幾十層紙的包，還不曾解完。他的女壻益發奇異。睜着眼看了多時……原來是一個厚水車上的踏脚郎頭……且破壞了——看得要笑，却難爲情，不敢笑出，撲嗤半聲，急忙用力閉住兩片嘴唇。

死要做却很自在很得意的說道：『休得取笑！休得取笑！你看……』便巴巴

細細的將他擺在紅木雕花几上，『……你看這東西多好！……多光呀！你摸摸看！』

他的女婿，心裏想道：『怎麼好！』但不敢說出，勉強應道：『很好很好！……但是有什麼用處？老丈……』

他很鄭重的答道：『這是我的老祖宗留下來的……這個郎頭上……哼！不知道出了多少米，養活了多少人……不曉得我的祖宗，化了多少力，踏了幾千幾百萬腳……你看！郎頭都踏得凹下去了！——你再看！這根柄，鋤頭柄，節上都握得很光，竹子也握得紅沉沉的熟了……你看！這柄上是不曉得出了多少米麥五穀，也不曉得出了幾身汗！』

他的女婿，把這禮物略着一會，說道：『這東西自然是好的！但是——我用不着他！請老丈收回了罷！』



他立起來大聲喊道：『我家裏只有八根柄，五個郎頭了，都是祖傳的，不肯輕易送人！因為你是我嫡嫡親親的女婿大官，才送給你——還想去送些我的王親家公別的人，哼！休想……！』

他的女婿又想：『這個老頭兒，真正土氣，人家說他是「鄉下土老兒」，真不錯……！』說道：『老丈的盛意，我實在感激。但是放在這裏，全沒用處，還是請你轉送給要用他的人去罷！』

他更加惱了！恨恨的說道：『唉！「好心翻成驢肝肺」老話一些不錯！你們這些年輕人，真不識抬舉。橫說「沒用」，豎說「沒用」，這種寶貝東西還沒用……不曉得什麼東西才有用……罷了！罷了！總算我是瞎子，錯認你做女婿！』說着，一手拿了鋤頭柄，一手拿了踏脚郎頭，頭也不回的去了！及他的女兒扶病出來問時，他已去的路遠了！只見丈夫在屋子裏，自說自話：『一根鋤

頭柄……一個破郎頭，又不好吃！又不好用！值什麼錢！值得這樣的希奇！真正鄉下土老兒！阿土生！阿木林……」

### ◎七年五七的留日學生

（事見東遊揮汗錄）

大中華民國七年『五七』紀念的前一天，留日學生救國團，避到東京神田區的中國飯館開會。正下淚磋商時，忽聽得守望的一聲咳嗽，大家就實行『多吃飯少開口』的一句俗語！

平白地來了數十個日警，把在座的亂打，亂踢，亂戮，亂斫，碗，筷，盆，碟，都抱不平似的飛起！

學生們憤極了！派了代表語問：『爲什麼無故凌辱我們？』

日警：『們因你在此開會，擾亂治安。』

學生：『我們開會，有什麼證據？擾亂治安，有什麼實例？——就算開會；也不

得無故解散！就算有擾亂治安的嫌疑，沒有證據，非但不該亂打，並不該逮捕！這樣野蠻，你們還自稱文明國人！」

日警「你們亡國奴，配談什麼文明！——我認你們有開會的舉動，有擾害治安的行爲，這就是罪名，要什麼證據！要什麼實例！」

說着，把據理力辨的學生，劈拍劈拍的連打十幾個嘴巴。——別的警察一齊動手，拳打，腳踢，棍擊，刀斫，撒盡蠻勁有的給他打得頭破額爛，有的打得衣破足折。又反縛學生的手，一個日警押解兩個，虎奔似的向警察署行去。學生們都咬牙忍痛，慷慨前行，彷彿就義士的押到刑場上去！

當時看的日本人，大罵「豚尾奴，亡國奴，你也曉得我帝國的威力麼？」青年會和上野館中的我國學生，則揚帽大呼中華民國萬歲！救國團萬歲！努力前去，別忘掉今天的大恥！被捕的學生，個個點頭！

日警把學生們牽入又小又暗又醜陋的監獄裏。不多時，又強逼學生脫得赤條條的，任他搜查。女生向日警哀求，日警猶笑道：『你們總是羞答答的，和朝鮮女子一樣。不脫衣服，教我怎樣下手！』說了，又猶笑着走上一步。女生又羞又急，不得已換下衣服，任他蠻做。——二小時內，連查三次。稍不合，便握着拳頭亂打。

初入獄時，都用中國語。給日警敲打的不了，才用日本語。侃侃而談，旁若無人。有兩個警察高坐在門外監視，虎狼似的叫喊『不准！』『不准！』『蠻奴！』『蠻奴！』……

及署長察看時，有一個學生盤膝坐着，署長叱道：『你見了長官，敢這樣無禮麼！』便向學生腿上力踢。學生忍痛不動，署長沒法。——又見衣上沒扣子，罵道：『你原來是個痞棍！』伸着拳向學生胸前亂打。學生睜着兩眼道：『這

是我的自由！」署長道：「我給你個自由……我給你個自由……」連打十幾下反手嘴巴。學生却「要自由……要自由……」的越喊越高！吃打一下，便大喊一聲！旁的學生聽了，好似打到心頭！

察看畢，便將學生們傳到鞠問室，睜睜眼問道：「你們救國團的大綱裏，有「一致對外」的一句話，你們是對那一國？」

學生代表說：「一致對外，是我們自衛的方法——但是要問那一國，却用不着和你說！」

署長猶笑道：「假使我們大日本欺侮貴國，你們就一致對日麼？」代表正色道：「但願貴國沒這件事。要是有時，也就說不得了……」又問「怎樣對付？」

代表聲色俱厲的答道：「萬一貴國要侮辱我國，我們一致回去，合着全國

同胞，做政府後盾，同貴國決一死戰。」

署長冷笑道：『貴國同胞若有這樣的勇氣，也不會弱到如此了！——你們反對共同出兵的密約，殊不曉得這是貴國政府怕德國擾亂貴國，向我國苦苦地要求，我日本才肯出兵保護。你們倒不說好！——今天可憐你們沒知識，放你們出去，以後有十人以上在一處聚會，就不能赦你們了！』

代表慷慨激昂的駁斥道：『我中華大國，歷史比你日本年代多！文化比你日本開得早！決不是你規模狹小文化才開的島國，所能測我深淺的！不過殺人的本事，不及你日本呵！你說「保護」，「保護」，「保護」，更加笑話！堂堂一個國家，用不着別人保護……況且嘴說「保護」，心上實想侵略，我國比不得朝鮮，你們休再哄人！——共同出兵，又全是你日本的野心！莫說德國人現在沒有侵犯我邊疆的能力，就有我國自能抵禦，用不着你日本費心……』

署長呵叱代表，不准再說。

代表置之不理，仍說道：『暗地裏實行侵掠主義，嘴裏說「親善」你日本也假充是文明國！爲什麼對於我們的開會，擅敢用武力解散？——還不穀，又一個個逮捕——逮捕還……』

署長攙話道：『我和你們講親善，你竟說起生疏話來了！』

……哼！還不穀，又把我們打到這樣……

署長忙道：『罷了！罷了！別多說了！』向看警察揮手道：『快放他們去罷！』於是十數個警察，且牽且趕的迫學生出去！

學生們自行排隊出署時，天已破曉了。那時我國學生在門前守候的很多，『齊呼中華民國萬歲！學生救國團萬歲……』喊得裏面的署長，不住的搖頭皺眉，要睡也睡不着！



## ◎八年五七的留日學生

『刀下留命……刀下留命……不得殺我中華民國的愛國學生！……不得殺我中華民國的愛國學生！……』

一陣陣痛呼聲，從四面八方起來……

日警抬頭一看，見許多——頸上流血的，頭破額碎的，折臂的，破足的，打着中華民國國旗的——學生，從前後左右圍上，見了那種十不全的樣兒，強住不笑，只顧將佩刀力撞小學生的頭部。

學生們見了，憤不欲生，冒刃將他救出時，已奄奄一息了——揩了面上的鮮血一看，認得是湖南人李敬安！年紀不過十歲上下——當時沒一個不傷心慘目！正抬着他走時，又給如虎如狼的日警奪去，這時李敬安已痛得沒知覺了！學生們幾次上去搶奪，總給日警刀戳棍打而退。

日警又帶譏帶諷的向着學生道：『國恥……國恥……你們曉得什麼恥不恥！還是和着我們去慶祝我日本的奠都紀念罷！還是來慶祝我大日本皇太子的冠禮罷！來來來！反正你們總要來的！不過早些晚些罷了！』

學生們聽了，個個怒氣冲天，切齒磨拳，要去和他決一死戰……只是手無寸鐵……

著者按：是年日本與我國人以極難堪者，即改訂其太子成年禮節，與五十年奠都紀念是也。此二大典祝賀日，本在四月，其所以改用五月七日九日者，以五七爲日本向我國提出最後通牒之日，九日爲我國屈服日本要求之日；我之所謂國恥，即彼之所謂國榮，故改定五七爲慶祝太子冠禮日，五九爲慶祝奠都紀念日。當我全國同胞駭汗揮淚奔走號咷之時，正三島全國君臣上下宴樂歡騰之日也，我恥辱填胸之青年，處彼族

窮榮極樂之時之地，將何以爲情耶！况當時又重以力爭青島之役耶！

（見東遊揮汗錄）

◎多上四課

五月九日的早晨，十歲的孩子楊字民，因昨天曠了課，生怕老師責罵，早飯也不吃，急忙忙的一口氣趕到學校！

平日同學總須八點半鐘才到校，九點鐘才上課，今天在七點鐘前便去，心想：『這時老師還正睡着，同學一個也不會到！』及進校門，果然靜悄悄的一個人都沒有。再到教室前一瞧！同學都閉了眼坐着，秦老師也一聲不響的坐在講壇上，不覺吃了一驚，不敢進去。

老師一眼瞧見，叫道：『字民！快來坐好，我已講過一回了！這時字民失驚打怪的走到座位，放好書包，四圍一看！秦老師眼淚汪汪地看着自己，』諸位同

學平日上課時譁笑的態度，今天絲毫沒有；益發驚疑，却又不敢詰問，正在癡呆呆沒擺佈時，只見秦老師擦擦眼睛，立起問道：『好孩子們，想着也不會……苦不苦呢？』經此一問，同學都睜開眼睛，瞧好老師！

一個同學跳起來答道：『想着了！國亡了，就要做亡國奴！亡國奴和牛馬一般，人家要打就打，要殺就殺，苦的了不得！』又有坐在自己後面的一個同學搶着叫道：『我們中國人，倒打不過日本人，真正羞愧……究竟爲什麼弄到這樣的……！』

宇民聽了，似明不白。見對面的秦老師，兩眼汪汪地，含着苦淚，說道：『這件事不是一兩句話，說得盡的！簡單說：不要怪日本人不好，總是我們自己不掙氣……不要……』喉頭的聲音，忽地哽咽住了！說不下去，掙了半晌，才道：『唉！孩子們！不要怪日本人太兇！——你們要我詳細講，須……』

字民正聽時，忽見家裏的老媽子趕來喊道：『小主人！你爸爸因你不吃早飯就來，怪你娘不好，在家裏相罵，快回去勸解勸解！』字民一聽，也不管老師要講甚話，忙去了！且忘却了請假。——如何勸解，不在話下。

後來想着書包不會帶回，晚上無從溫習，便和父母說知去取，一路想道：『這時候已經放學，教室門鎖了，取書很不方便！』不料一到學校，許多同學還在教室裏上課，秦老師聲淚俱下的演講，同學都皺着眉頭聽，眉心裏好像打了幾百個結。正奇怪時，自鳴鐘鐺鐺地敲了六下，又見老師不住的揩淚，便趁他揩淚時，紅了臉溜到自己座位上坐下，心上拍拍的跳個不住！老師忽地袋了淚巾，破涕爲笑，向着同學道：『孩子們，今天多上了四點鐘課，你們乏了！我也講得喉嚨啞了！天也晚了！我國所以給日本欺侮的原因，也講得明白了！如天天能夠如此，個個學生能夠如此，那麼日本的教育進一尺，我國的教育可

以進兩尺，你們的程度，比日本小學生的程度高一倍；十年以後的今天，可以變成國慶紀念日，大家歡天喜地的慶祝了！說着，把粉筆在墨板上用力寫出『救國莫如勤學，勤學莫忘救國』十二個大字，又講了一遍，哭裏帶笑的點頭去了！同學也都着携着書包回去！

### ◎少上三課

一羣小學生，見平日笑容滿面的各位老師，今天都變得愁煞鬼似的，有的還時時下淚，大家莫明其妙，胡猜亂測——第二課後，已休息一刻鐘，早到上第三課時候，可是還不搖鈴！——一個學生問道：『老師！十一點五分鐘了！爲什麼不搖鈴？還不搖鈴？……』連問兩三聲，見各位老師都不睬，臉上都怪愁苦的；便去運動別的同学來問，連問數聲，也不見答；便不約而同，呆呆地站在那兒癡想。忽見魏作人老師問道：『你們還要上課麼？……唉！要上課沒法上』

了！』那兩個學生聽了奇怪，同問原因。魏便使他們去搖鈴，叫大家先到操場上排隊，再到禮堂裏去聽講。學生道：『這一星期，禮堂不會開，請老師將鑰匙給我！』魏說已經開了！那個學生便去搖鈴，通知同學，都問爲何排隊，那個學生只回答『不曉得』三個字。

及推開禮堂門進去，大家吃了一驚！只見堂裏放着三個紙紮的人，正中兩個，一個着的衣服，有些像和尚衣，身子很矮小，一脚踏在一個學生裝束的孩子背上，兩手拿着本書，用力撕摘，只見那書上有『共和教科』四字，上下的字，都給那人握去；一個好好的書包，半個踏在那人的脚下。那學生裝的孩子，跪在地上，張着嘴哭。旁面一個人，面上的骨都一條條的顯出，瘦極了！穿着一件破衣，一手撐在地上，一手握着糖糍。送到嘴邊。當面一塊大黑板上，寫了一行大字，有的字識得，有的字不識的。又掛了國旗，却掛得不很高，上面露出一段



旗竿。這時候個個驚奇到十二分！

一霎時，老師都垂頭喪氣的到了！魏老師走到演講壇上，四面一瞧，對着大衆開口道：『你們看了那紙人的模樣，明白不明白？』都答不明白。便詳細講解一下，講得學生都火勃勃地。停了一刻，又指着黑板上的字問道：『認識麼？』見沒一人能夠全讀得出。便指着讀道：『這是（你們忘却五月九日的國恥了麼）十三個字！』隨即演講國恥事實。那一副聲態，引得學生個個下淚。臨了說過：『你們如不掙氣，不要好將來，再要讀書，人家將不許你讀了！你看……』跪在地下的孩子，只因亡了國，書才揭開，便給滅他國家的人敲打，真傷心呀！……一個人不讀書，便不能生活，你看……那吃糠粃的，多可憐呵！……你們再想想！爲什麼你們出了學費，好端端的星期一，少上三點鐘課……那跪在地上的孩子，爲什麼比你們更苦一步，自己要好讀書，反受人家敲打……』

## ◎ 一個化裝求學的女子

張菊芳在女子師範學校畢業後，就當本村成德女學教員。同人見他每天總是愁眉不展，又時常廢書長嘆；問他原故，他總不答。後給教員馮如霞笑問了『在婚姻上有什不麼滿意麼？』一句，可是不得不答了！

菊芳聽了，臉上漲紅，眼裏的痛淚，滴落落的往下直滾；但是他的臉雖紅，却露出一種嚴肅不可侵犯的態度。和如霞說：『我那裏是爲此……：……：只因我的父親，不曾生得兒子，常說：（最倒楣是生女兒，女兒即使有些學識，也沒大用）因此我想再去升學，替女同胞掙口氣！——但是我國沒有女子大學，男校又不收我們，正在此躊躇……：……：還幸虧我不曾纏足，不妨化裝——但是我

和父母說了多次，總不放我去……：……：』

如霞兩手向菊芳肩上一拍，笑道：『原來你想做個女博士……：……：可嘉！可嘉！』

——你的父母素相信我，我去替你疏通何如……？」

菊芳道：『那很好……只怕疏通不通——就請你今天去罷……』

如霞當下允了！果然一說就成，菊芳喜得非常。從此每天課後溫習各種學科，預備應試。

一天夜裏，菊芳履聲托托的推進如霞房裏，把如霞嚇得倒退，眼睜睜地瞧着，一言不發。菊芳笑道：『馮先生，你別嚇，你看……』一面脫帽解衣。如霞笑得淚波盈盈，呷了一聲道：『好個鬚眉巾幗……好個孫行者……』

閒話少說，轉瞬各校招考了，菊芳便化裝至北京大學代考處應考，考取得很前——可是只有如霞一個人曉得，二百多個學生，怎知這件奇事，校長也只當他高就別校位置。

暑假中，菊芳家請了兩三個裁衣工，趕做男子衣服，單的，夾的，棉的，皮的，做

了不少；鄰人都說菊芳的父親『老來裝俏！』

暑氣漸清，菊芳便整理行裝，天才有些光的時候。拜別父母。如霞送上車站，車開了，如霞還眼巴巴的看好車上，菊芳也探首窗外，到不見才止。滿車乘客，都看他倆是一對愛情很美滿的少年夫妻，嘖嘖稱羨！

車聲隆隆，關山如飛，兩天就到校。——數年中劬學勵志，成績真是『冠卿子軍』。同學們見他品學既好，相貌又似花如玉，爭想把家中或親眷家的姊妹配給他，菊芳一律笑謝。

有一天他的父母接着他信，說：『七月十一行過畢業禮後，將和一個同鄉同學一同回來。』便高興的嘴都合不攏。如霞聽得歸期到了，約了校長和許多學生，到車站迎接。菊芳的妹妹，聽得姊姊今天回來，急忙梳頭換衣，又買了幾個大西瓜，磨快了刀，跳跳躍躍的等他。和菊芳很知己的舊同學，也趕來三

五個預備好問題，求他解答，他的父母也備了不少好餚饌！

候到下午三點鐘，菊芳和同鄉同學及如霞等到了！那百十個學生，前前後後簇擁着。才到門口，他的妹妹便『大姊！大姊！』的歡呼。他的父母更『小姐！小姐！』的亂嚷。鄰人也紛紛地擠來，屋子裏擠不下，便在門外排了橈子，立上去看。有的說『真裝得像個男子！』有的說『便是真男子也不及他利害！』還有人說『五六年不見！幾乎不認得他了！』於如叫他脫去男裝，給人家認識認識的也有，叫他到鄉鄰家去白相的也有，個個歡喜！人人稱贊！——只有那同來的同鄉同學，心上驚異的，了不得，獨自在人堆裏出神，兩道眼光，把菊芳上上下下亂瞧。可是給看的人遮去，又瞧不清楚。有許多話要說，一時說不出。耳管裏只聽得衆人亂嚷亂笑……

呀地一聲，門開了！小女子黎麗嚷道：「呀！這個葡萄包什麼人掉在這裏的……  
噢！這不是一個小囡囡麼……奇怪……什麼人放在門口的……嘔……  
啊……小囡囡……哈哈！小囡囡還睡着不曾醒咧！」

黎麗放了水桶，兩手提了葡萄包，忙提到房裏，叫道：「寄娘！寄娘！我拾着一個好寶貝在此，這寶貝怪希奇的！」他的乾娘從夢中醒來，罵道：「吵甚麼！」黎麗道：「我拾着一個希奇寶貝！」乾娘道：「有什麼好寶貝？給你拾着小丫頭只顧胡鬧，快去打水罷！」

黎麗走上去，揭開帳子，將葡萄包放在牀上，說道：「你看……」他乾娘的肚子上，給包一壓，便忙坐起，那葡萄包便滾在旁面，那嬰孩也滾出葡萄包，呱呱啦啦的側倒在半邊哭。他的乾娘大驚道：「這小鬼！你從那裏抱來的……」一面說，一面抱將來，黎麗道：「我在門口拾着的……你看多好呵……」他的乾

娘咬咬牙齒道：『不知什麼人家，不要臉會生他，不會養他，拋到這裏來害人！』

哼！多恐還是私生的咧！說着，向嬰孩懷裏一摸，摸出一張紅紙，上面寫着幾個字。黎麗衝上身子問道：『上面寫的什麼？』乾娘道：『總是生辰八字咧！還想有什麼好寫法麼？』黎麗道：『什麼時候生的？』乾娘道：『五月初九辰時生的……今天十五……生了不多幾天。』黎麗笑道：『我記得也是五月裏生的！他倒和我同月；可惜時辰日子不同……寄娘他多好呵！他的小手，怎樣的可愛……還有翹擱擱的小卵一張……』他的乾娘，撲嗤一笑，把嬰孩放在牀邊，道：『小丫頭，你只曉得說「好呵！」「好呵！」怎曉得我和奶娘們，又要多吃些勞苦呢？』黎麗道：『吃什麼苦？一天到晚，弄弄小囡，我想是很快活的！』乾娘哼了一聲道：『你還不曾曉得：我和奶娘們，頂多一個月不過弄得五塊錢，茶飯更吃得枯，奶水不足，一個人一天要給兩個孩子吃奶，怎能吃』



得飽……』探頭向外望了一望，低聲接着道：『……那經理先生，動不動罵我們不小心養護。如有一個孩子生了病，便要扣減工錢……除非我們的身子，都給吃奶孩子吃掉，又那裏會使小孩子發胖——不生病——現在多了一個，不是我們做奶娘的子身又要瘦了一段麼？』說到這裏，聽得外面一陣陣孩子的哭聲，排闥而入，便道：『你聽罷！天天哭世間界，沒一時清淨！』黎麗道：『那孩子哭得怪苦的！讓我去看看！』便抱了牀上的嬰孩，嘴裏『小囡囡！』『小囡囡！』的叫道去了！他的乾娘叱道：『小丫頭還不去打水，只顧好白相！』正說時，又聽得黎麗在外面叫道：『不好了！這個小囡囡要給蚊子咬死了！……』放在牀上睡的小孩子又哭了！喝道：『哭什麼！……你要快活，不應到這育嬰堂裏來麼？……誰教你來的？哭什麼！……』又露出那孩子的背，拍拍的打了幾下。——可是那孩子越哭得利害了。

## ◎慈母夢

十一歲的孩子顧洪祖，習慣學校生活，現在迫他在私塾裏一天到晚的「詩云」「子曰」的死讀，很不合意；有一天，塾師怒氣騰騰的將他痛打，那時候的父親益人，坐在書房外，聽得他叫喊，便和鄰人說：「學生不好，自要打的！這種先生，倒教得出好學生！」益人和鄰人在外面說，塾師在裏面打，一戒尺打在腰裏，打得洪祖不哭而笑，哈哈地苦笑了一陣，塾師更怒叱道：「你還好笑麼！再打……」擎着戒尺又想打下，只見洪祖面色慘白，手足發抖，心知不妙。

洪祖散學回，呆臥在牀，口也不開，飯也不吃。益人見了，知道給先生打傷，却並不在意，過了一刻，進房一看，不好了！洪祖直僵僵的死了！推推不動，喊喊不應；心中好不難過，又痛恨，又懊悔，想和先生交涉，又怕旁人暗笑，更怕妻知道

了，急得要死；却又不能不叫妻回來看着下材；便請一個會說話的鄰人名叫莊福的，去領妻歸家。

益人的妻邵夫人正在妹妹家梳頭，見莊福來，忙握着髮，起身叫道：『莊福官！來得正好！昨天我的妹妹採了一簍子櫻桃，想帶給洪祖吃；可是沒有便人，我又一時不能回去；你來得湊巧！從那裏來的？』

莊福想說：『你的洪祖麼……今世吃不得櫻桃了！』但是說不來，抹抹面孔，假笑道：『我從家裏來的，邵婆婆……』

邵夫人搶着問道：『你動身時候，看見我家的洪祖不會？他在家好不好？我很惦記他，夢裏都想着他！』

莊福聽了，心上難過的很，勉強應道：『看兒的好……好的……』

邵夫人一面梳頭，一面笑吟吟地又道：『我只生他一個——要是沒緊要

事情，我那還肯離開他！——這幾天我雖在這裏，一條心却時時回去，生怕他在家不小心，吃他的爸爸和先生打罵……

說到這裏，頭已梳好，忙倒一杯茶，送到莊福面前道：『我忙昏了，茶也不記得倒給你吃……』

莊福方接到手裏，又聽得邵夫人接着道：『唉！莊福官！我只有這一個命寶兒子……只巴望他討了老婆，眼見他和老婆雙雙的在我面前做事，又見他生了兒子，我就死也快活了！』

說着，又笑得眼淚盈盈，莊福聽得，百脈僂張，不知所措。好幾次想把他的夢想喝破，可是嘴唇同貼了幾千張封條似的，一句話都不發出，只是皺着眉頭，看好他姍姍地說。

邵夫人見他抓耳把頭，露出不得意的神情，料他有甚急事到此，便緊緊地

問道：『莊福官！你爲着什麼要緊事來的？可說給我聽聽麼？』莊福吃他一問，又想說出洪祖已死的消息。但是他又轉念：『我若說了，他老人家一定要急死！急死了個五十多歲的老人家，我不是作孽麼？——要是不說，只管誣騙這個煦煦慈母，我又同騙子一樣，良心上實在受不過去……』想到此地，很悔自己不該來幹這件事。——但是就此回去，又交不了卷！——兩手捫着胸膛，皺起眉頭，很久！很久！

邵夫人又迭連詰問，只得說了！立起來說道：『邵婆婆，我告訴你罷！你別發急！昨天洪祖……洪祖……』

邵夫人搶着問道：『洪祖怎樣？洪祖怎樣？』

莊福扭過頭去，打了幾個寒噤，接着打：『洪祖並沒什麼！洪祖的爸爸，跌了一交，手腕裏受了些傷，要你回去服事他。』

邵夫人忙道：『不打緊麼？你稍坐片刻，我去和妹妹說知就是，請你把車兒推我回去！』說着，去了。

不多時，手裏携着一隻子紅晶晶的櫻桃走來，他的妹妹跟在後面送行，臨行還叮囑：『過幾天同洪祖來玩耍；』邵夫人說：『端陽節，放了假，同洪祖來便了！』

及邵夫人上了車，莊福便用力前推。及到家時，又忽地放慢，心想『他老人家的急死時候到了！我若將他早推回一刻，他便早急死一刻，不如慢慢地讓他多安心一刻！』——忽又想『他總要到家的，倒不如一口氣送他到家後？我可免掉心機！』便又推得快了！一推推到他的門前，急忙停車，又急忙回忙。邵夫人忙叫道：『莊福官！拿些櫻桃去給兒子吃，我家洪祖吃不了這許多的！』莊福只是搖手去了！鄰人見邵夫人回來，又聽得他說夢話，都替他捏了一把

冷汗！

邵夫人走到家裏，安放車上的東西時，聽得隔壁房裏，有人帶着哭聲說道：『誰使你走這條路的？』又有一個人應道：『干先生甚事？他的爸爸怕學堂裏跳跳唱唱，沒好結果！如今得着好……』

邵夫人大驚，忙連放了東西了瞧！只見學堂裏的校長先生，眼含着淚，和聽差從房裏走出，那聽差一面走，一面看着自己搖頭嚷道：『不好了！他的媽媽到家了！』邵夫人聽得話鋒不對，三步改做兩步的奔入房裏……

### ◎不愧童子軍

『哼……現在一般孩子真靠不住！潘勤遠還算好的，也會幹這種事……』  
唉！他的大娘要急死了！

『那孩子的胆倒不小！十塊錢偷了就走，十五六歲的人，起這種歹意，真不



得了學堂裏天天教他們跳跳跑跑，自然要教出賊來了！」

兩個喝茶的，正在茶館裏痛罵潘勤遠的老師彭如鏡，恰巧從家裏走來，又恰巧在茶館外小便，聽了很慚愧，沒臉進去細問。——但心上又很疑惑。

忙到學堂裏查問，可是勤遠還不會到校。勤遠的同村同學回道：「星期日，勤遠去看他大娘的病，把他大娘枕頭邊藏的十塊錢偷來，他的大娘見洋錢失掉，急得病勢加重，心想除了勤遠之外，不會有別的人來，一定是勤遠偷的；便着人把勤遠叫來，說他不該偷錢；勤遠初時不肯招出，後來抵賴不過，便說是我拿的，因為要買東西，借用幾天……」

一個同學搶着罵道：「勤遠不該做賊，偷病人的東西；如把他急死了，那真罪過！」又一個道：「彭老師！快些把他開除，別讓他壞了學校的名譽！」

一時學生都指手跳脚的罵，罵得勤遠狗血噴頭！

如鏡遲疑不決，心想勤遠從不曾幹過不規則的事情，學業品行都好，這件事真奇怪！……向學生道：『且等我叫他來，問個詳細再說！』

學生見如鏡的態庶不明，都不滿意。

當時如鏡便着校工到勤遠家裏去叫勤遠來。不料他的父母都說，『勤遠昨天就來了，還切囑他將儲蓄在校裏的十塊錢，趕緊拿還大娘；』現在見校裏着人來叫，倒吃驚不小！他的父親連忙同校工到校查問，如鏡和衆學生都說『不會到，儲蓄的錢，只有一百十文；』於是家裏校裏，都着人四出查訪，訪了一天，杳無影蹤！他的父母和老師，正在兩地急得發抖，那勤遠忽地到校了！見他只着一件短棉襖，平日着的棉袍子，皮馬褂，都不在身，一時都惡恨都驚疑！又都歡喜，團團地將他圍住，齊聲問他『逃到那裏去的？……爲什麼偷你大娘的錢？……』

勤遠不慌不忙，坐下答道：『我勤遠不是做賊的人。我大娘的十塊錢，我見也不會見！他說我偷他的，我只好承認。——大娘這一把年紀了！又病在牀上！幾塊活命錢，他如找不着，一定急得送掉老命，所以我只得承認……要是我真偷了，還肯承認麼……』

同學都駁斥道：『好利嘴！平白地自己承認自己是賊的人，天下沒有——不是你偷的，又是誰……你還賴……彭老師！快開除了他……』

開除……開除……的聲音，一闕而出！

如鏡忙搖手道：『別吵鬧，我來問他！——勤遠！你說不是你偷的……那麼昨天你到那裏去的呢？你說！』

勤遠道：『老師你見我身上的皮馬褂和棉袍子都當去麼……昨天我——個人摸到濟源當店裏，當得十塊錢，去給大娘，所以不會到校……一個同學』

搶着責問道：『你偷的錢，用到那裏去了？還說不曾偷，嚇……又有一個嚷道：『既然不曾偷，爲什麼把衣裳當掉？這一定是偷的錢用去了，逼得沒法，才去當的！』

勤遠笑道：『我就算偷得十塊錢，決不會用得這樣的快！你們說我偷，罵我賊，我也沒法子叫你們不罵！唉！唉！我就算賊便了——但是我心上終不肯承認的……彭老師！你開除了我罷！免得我在此惹罵。』

如鏡忙道：『勤遠，你雖說得好，却不能不使人家疑心你……你今天曾不會到家？』

勤遠道：『不曾到家，從大娘家來的。』

如鏡擺一擺手，說道：『你且回去自省自省，再作道理！——鋪蓋且留在校裏，快回去！你的父母正在家發急咧。』

勤遠說「是了！」——便拿了書包向如鏡一鞠躬，很從容的去了。

但是勤遠雖去，學生都嫌老師太寬，應該貼出開除條子，即日追繳學膳等費。——如鏡却裝聾作啞，置之不理。

過了一個多月，學生們還紛紛重提舊事。——忽地來了一個老太婆，自稱是勤遠的大娘，忙尋到彭如鏡前，拄着拐杖，顛巍巍的跪下。如鏡倒嚇了一跳，連忙將他扶起，問他爲何如此。

那老太婆含着眼淚，坐下說道：「先生，我真錯怪了我的姪兒了，我真……真該死……昨天在家裏，撒去墊牀的稻草時候……那……那十塊錢，原來在……在草裏……先生，我……我真老糊……糊塗……請你再許他……他來讀書罷！」

那老太婆本是有口吃病的，又兼病才好，心上更悲痛，所以說到此地，他的

話越說得斷續破碎了。恨淚滴得湖面，潑在面上的皺凹裏，不滾下來，還顫顫地說道：『我又去……問他……爲什麼你……你你承認偷的……他說……他說，什麼……童子軍規律上，有……有打救人命的話兒；我是童子軍……所以承認的……先生這孩子真……真好……請你收了他……收了……他罷……』

說了，又顫巍巍的想跪下去，如鏡急忙攔住。

這時擠在門前看的學生，聽了都要下淚，滿心懊喪，滿面慚愧，要想說句話，但是說不出，一個人也說不出——只見彭老師不住的搖頭嘆道：『這才冤屈咧！……這才冤屈咧！……』那句話，好像代他們自己說的。

### ◎苦學生

『庸生，爲什麼這幾天回來的這樣遲？不早些回來，幫我樵柴！——你一定

不規矩，給先生關夜學了罷。」

庸生的母一面說，一面就着門外的亮光補褲子。

庸生搖頭道：「先生把我關夜學，倒又好了……唉，娘啊！先生恨不得趕我出來咧！」

母放了褲子問道：「爲什麼要趕你出來……討學費麼？」

庸生走到母的後面，拍着母的肩膊，笑嘻嘻的說道：「娘！先生不要我出學費了！……」

母忙問道：「爲什麼不要？」

庸生搖着母的肩膊道：「起初先生天天向我討學費，我總回答他說：『等我的爹爹病好了，拖得動黃包車，聚了三塊錢送來。』這是前三個月前的話，現在推不過了。前天先生對我恨恨地說道：『不出書錢便罷，學費都想不出，



還來讀什麼書！况且上年你還欠兩元，今年又想賴去了麼？今天可不能寬你了！若吃飯後不帶來，定將你開除！」當下我一句話也說不出。——那天吃飯後，我曉得家裏一錢沒有，爹爹拖車的錢，只穀吃粥，所以不會開口……：那天下午，我硬着頭皮，挨到學校裏，心上只是亂跳，看見先生同看見閻王似的害怕。——先生走到我面前，見我伏在檯上哭，喝道：「哭什麼？我知道你又不曾帶來，開除了再講！快出校，硯，墨，石板，書，都不准拿去。」我坐着不肯動身。同學都說：「今年再想讀白書，（不出錢）做不到了，快出去罷，別惹先生發火，有了錢還好來的！」我想今天出去了，這世裏永遠沒有讀書的日子，窮到這樣，到那一天才有錢呢？所以我仍坐着不動。——後來同學齊罵我：「不要面皮，」我就一口氣跑出校門……：

母嘆道：「也只好出校了。唉！我家那裏讀得起書，讀書的福氣，本來只是發

財人獨享的！

庸生道：「娘別發急，讓我說下去呢！——那天我出了學校，在半路上坐下，哭了一陣，又想了一陣……」

母說道：「就在那裏想出好法子來了麼？」

庸生道：「不是，不是，我想「我也是一個人，又不比別人笨些，爲什麼不許我讀書，」——又想「爹爹也是兩隻手兩隻腳的一個人，爲什麼拖黃包車？吃了大苦，還賺不着錢，我家爲什麼窮到這樣，人家爲什麼發財？——爹爹又不賭錢，又不喝酒，又不吃鴉片，爲什麼窮得要拖黃包車？」我死也想不出！我便——回到學校旁面的廟裏，想求枝籤，問問菩薩；又想「菩薩是不會說話的，籤上的話，都是人家假造的，」隨時又把籤筒擱去……」

母道：「求求也好……菩薩也許肯告訴你……」

庸生搖手道：「菩薩要是靈，也不會叫我家窮到這樣了，也不會叫那專想害人的李老虎，那樣的發財了！」

母忙問道：「那麼先生又怎麼不要你的學費呢？」

庸生走前一步，和娘坐在一橙。說道：「我那時候，放了籤筒，想——先生是各樣曉得的，」就要去問先生。一走走到學校門口，想進去，又怕先生罵，同學笑，便停住了腳，幾次要進去，總不會敢，只得坐在們檻上呆想。——聽差忽地走來，問我「爲什麼眼淚滿面的坐在這裏，不去上課？」我把原故告訴了他，他就說：「先生太認真，他也受不了先生的管束，就要捲舖蓋回去。我問他真的假的，他說「誰騙你。」——我聽得這個消息，肚子裏打了一個主意，老着面皮走到先生面前，跪下去說道：「先生，王三既要走，這聽差請先生給我做罷！」先生說我年紀太小，不會做。我磕個頭說道：「要是做得不好，儘先生歇我。」先

生就叫我起來，問我要多少錢，我說不要多少錢，只要事情做了以後，許我到課堂裏上課，吃碗飯，弄幾個零用，就好了。當下先生答允了。——這幾天我跟着王三學習，所以不能早回來。怕你愁我做傷，所以不曾和你道起。明天王三要走了！

他的母聽了，很歡喜，說道：『兒呀！你倒能幹，凡事須小心在意！』

庸生起立道：『曉得……娘呀！你吃夜飯不曾？我倒餓了。』

母道：『夜飯只有一碗薄粥，我已吃了半碗，還留半碗，你去吃了罷！——你的爹爹，這到晚還不回來，想他生意很忙。』

庸生點了半盞不明不滅的燈，正在喝粥，聽得爹爹回來了！忙走來叫喊，燈光下見爹爹的頭上着了布，布上印滿了血跡，腳也同折壞了似的。見了一嚇，半碗粥又潑掉一半……

◎這是誰的過？這是什麼制度的罪過

胡適之先生痛惜李超遭舊家庭專制婚姻的禍，至於斃命，便替他作了篇傳，引起全國有心人的注意討論，深望國人從此覺悟，不再使紅顏薄命。那知國人全未覺悟，又演出汪鏡正自盡的慘劇，怎使我不掉下淚來！我的筆墨自然不及適之先生！我替汪鏡正敘自盡事節，自然不及適之先生的替李超作傳。却是鏡正的遭遇，還比李超苦，鏡正的自處，更比李超難。鏡正是已嫁的了，如不替他鳴冤，則他死後的遭遇，不是又比李超苦麼？故不得不乞靈三寸禿筆，寫將出來，求大家懲前毖後，研究個澈底的解決法子，使未來的青年女子，不致都走死路。

汪鏡正女士，是江蘇常州人，今年還在本縣縣立女子師範學校三年級肄業。年才二十一，父中心，早歿於官途，胞兄雲薄，向在閩浙法署服務。胞弟鏡鶴，

負笈北洋，胞姊也供職京曹，家庭中原脫不盡官僚臭味的的生活！

他的父親未死時，和本縣俞梯程是好朋友，是奔走宦海中的好朋友。梯程的女芬真，初時本想配給雲薄，雲薄力拒，故未成熟。——後因芬真的姑母招贅丈夫時，鏡正在俞宅襄理奩務，井井有條，梯程夫妻倆極佩服他的德慧，便挽旁人說法，配給兒子奮農。汪家便買買然答允下來。今年春，便央媒擇日迎娶。鏡正及雲薄等，因奮農去冬曾患咯血症，力拒其請。——可惜不曾拒絕……

……可惜不曾拒絕……

原來梯程夫妻倆，絕不顧及兒子身體的好坏，能不能娶妻，只是買買然的想早抱孫，可以傳家接代。汪家不允，便橫造黑白，誣他有意賴婚。汪家體面觀念，自然很重，恐怕有傷名譽，便把鏡正做沽名釣譽的局物。九月中，假坐旅館結婚。這天奮農行婚禮後，卽哇啦的咯血幾口。不多天，便臥牀不起。鏡正盡

夜服侍。至十月初，見夫病重，醫藥無效，心如火炙，便演割股療夫的哀情慘劇。又因數月中衣不解帶，痛成失眠之症。延至十一月二十日，他結婚未滿一月的丈夫，竟撒却愛妻去了！唉！這是誰的罪過？這是什麼制度的罪過？適之先生要問，我也要問，想普天下同胞，也都要同聲一問的！

當時鏡正痛得暈過去兩三次。他的生母及胞兄弟，竭力勸慰，並懇求他的翁姑，許他守過頭七後，仍送他入校讀書。翁姑假意允應。及十二月五日，鏡正向翁姑要求代償校裏的膳費十七元，姑便故意將他亡夫遺下的舊衣破裳，使他拿至當店裏典質；當時逼得鏡正有死之心，無生之氣，——一來覩物懷人，二來不忍典去亡夫的遺物，三來當不起姑的薄待，——女子多情，那能當此？便生自盡之念，當下垂頭傷氣的跑到校裏，對窗凝思，握管振腕，作絕命書致他兄弟，並含着苦淚和同學道：『我不足憐！只是我的老母太傷心了！我姊



出閣未久，婿卽逝世，現在我又如此，老母的老腸，怕要寸寸斷了！同學都紛紛勸解。

及同學去後，鏡正忽地自出校門，向市上購紅憐七匣，回家吞服，及家人知覺時，已半夜，送入醫院救治，鏡正堅拒湯藥，汪母見女病勢難挽，立囑他的姑家拾回，姑堅不肯納，至將絕氣時，不得已抬歸。當時殘喘一線，還未全絕。他的夫姊芳真，面稱先行回家料理床鋪，其實趕往家中，先把鏡正箱籠中的衣服首飾，搬運一空，一面使人拒他門外。因此一霎時香消玉碎於矮簷下了！

鏡正的弟兄得悉這種不平事情，要和俞宅理論，或議罰他的產業，充作賑費。果能如此，亦可以使專制的舊家庭，受一打擊，然而……

著者道：『我們看了鏡正的慘史，至少可得着下列的教訓——（1）不

論男女，如一方面身體不强健，切不可結婚。(2)早婚的惡習，一從父母傳宗接代的心理釀成，一從女子的性慾促成，應從教育上下根本的矯正工夫。(3)翁姑對待喪夫媳婦，總宜寬和，如媳婦有正當的合理的要求，必須量力應允。(4)從今以後，社會上須以人道主義對待青年寡婦，看須再醮婦的人格，同初婚婦並沒分別。男子看待再醮來的妻，須和娶的處女一樣。竭力提倡青年寡婦的再嫁。從速打破貞節的舊倫理。推翻建立貞節坊的虛榮心舊制度。(5)無價值的體面觀念，應得看輕。(6)女子總是志氣薄弱，眼光短小，教育者應該注意矯正，養成他特立獨行的性情及能力。

### ● 冒險渡湖

我生小好遊。有一次，竟遇着個說不盡的——愈險愈妙，愈驚愈快的奇境。

咦！是什麼時候？是什麼地方……唔！唔！便是己未春暮，和錢微雲泛舟於「汪洋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峯沉浸其間」前人早以為天下奇觀，如今且怒濤洶湧，眼看也怕的太湖裏呵！

在不曾去的昨夜裏，狂風怒起，刮得牆壁轟轟價響。我從夢裏醒來，不敢睡去，深怕樓子吹到。天明後，風勢更大，遠看湖裏，波浪彷彿龍蛇起伏。下午課畢，便約微雲到萬頃堂看濤，以為必有妙景，不料浪頭沒一尺高，很失望。却是遠遠地瞧見龍頭渚旁，白雲似的浪花，不住的騰起，很好看。便雇了船去。

下船後，坐得很平穩，和睡在牀上一般，斜陽映照波中，煞似千萬條金龍戲水，眼都看得發花，回看北嶺山，屹立湖邊，歡送我們似的。搖船的笑話百出，益發增加興致。

看看大流將近，波浪沒有山約束了，即刻發盛，轟轟隆隆，像千百雷聲並作，

時時吞沒船頭，可憐不及兩丈的小船，只得順着他忽起忽落，一霎時相差四五尺高低。船裏人都和騎着怒馬似的，控也控不住。搖船的嘴裏連發「去……去……去……」的聲音，我們也茫茫地和着亂喊。嘴裏雖喊，其實早已花心亂了。將到彼岸，風浪稍小，我們都暗暗地慶祝——逃得活命，且說「不打緊了！」話才出口，那風浪又撒威了！浪頭猛獸似的直生，想吞了船才休。船且要覆去。一時衆人「去……去……去……」的散生些沒效。微雲的頭，都枕於波裏去，霎時間四五次，這時沒一人不嚇得魂飛散，都想這回子必不能免，面色如死。我則呆伏船底，並不知道有什麼生死。搖船的更嚇得手裏沒力，櫓都捏不住，旁面一個身壯力大的船夥，忙來幫助，用盡十二分心力搖去，才得到岸。

岸旁早站着一個人，很吃驚的叫道：「咦！……你們爲何放胆到這步田

地這樣的風浪裏，竟敢搖着小船渡來——你你……你們爲何不顧性命，貪一些小利，做出這樣的險事？」我們却不知道回答，摸摸衣裳，沒有半處乾的。抬頭見夕陽無光，天色蒼黃。定了一回神，再看那變着面色驚喊的，原來是經理渚上花園的顧少芹。少芹又笑著告訴道：「險極了！以後快勿如此。昨夜睡了怪風，湖水落去一丈多，浪的大，從不曾見過，你們到渚頭一看，便驚奇課畢，我便同微雲臂鈎着臂的走去。只見那驚濤拍岸，亂石穿空，湃奔奔却是遠千巖萬壑而來，像三山大鰲的翻躍，又彷彿湖庭下燒着烈火，燒得湖回想船裏險狀，頓時發怔。坐下安神多時，高唱蘇學士大江東詞，憂樂奈龍戲面一看，萬頃湖中，船的影子也沒有，都呆了！又都呆了，忘掉回去，船夥強益走，微雲更怕上船，五個搖船的拍拍胸，齊說狠話，才顛顛危危動身。一葉大的小船，又向大風大浪中，衝風破浪行去！」

這時厭厭的殘日，完全被西山吞沒。我們呆坐船裏，眼珠子都不敢轉，稍轉一轉，船便搖得沉去似的神氣，只強和搖船的雜談減憂，又時時吩咐搖船的把細。幸而順勢渡去，稍覺平穩，不滿一時，便到萬頃堂。同事錢起霞，早和多學生坐在岸旁歡迎。起霞連說「恭禧……恭禧……」我說「恭什」不死已算好了！走罷！』隨走隨講，學生聽得吐舌，穿前落後的時時看面貌。

到校後，登樓看太湖，還是吃驚，一個學生很駭怪的告道：「先生呵！陣怪風，刮得樓下的大楊柳，頭都屈到地上。」我和微雲燈下相看，大家像掉什麼似的。疲倦極了，吃了晚飯便睡。夢裏時時驚悸，好像仍在船裏。

息了一天，痛定思痛，我便作了篇險渡震澤觀濤記，記畢，還聽得四野風聲，呼呼的如百萬隻猛虎叫咧！



## ●宴遊太湖

(事見謝公展泛舟太遊記)

春天，謝公展和十多年不常見而常想的老朋友，同遊太湖。動身時，雨勢滿天，三點兩點，煞似老天的故意把人遊戲，他們却不管，只顧從梁溪河裏行去。兩岸的綠楊青草，照入很清的水裏，趨成一片捉摸不着的圖畫。湖裏的土壩小山，都像立在那裏歡迎。不多時，便到五里湖。湖裏的帆幟，森林似的奇譎畢，這時老天放了一線晴光，直放到湖面。他們便立在船頭，話潑潑的却是遠空氣。又只是說笑，手裏的酒杯都忘去了。

將到大流，雲淡風輕，碧油油的蘆葦，一簇簇的露頭水面。你說「天公龍戲洗出好山水」；他說「山色湖光，都給我們消受數了」；話——還沒有說完，益點滴滴的雨聲，已隨着風勢飄來，滴得船不能進。他們爭伏到篷裏去，篷短，蔽不了人，衣都濕了，他們的酒興，却越大。舟子忽地冒雨走出，都不知他到什麼



地方去。一霎時，雨又止了。推篷一看，都變了「蘆中人」。天空裏更洗得清明。那舟子又握着野花一走一躍的來了。公展的朋友，滿滿地酌了一大杯酒遞給他，他一飲而盡。公展笑道：「他不是樊噲麼？真有趣！惹人歡喜！」舟子也對一笑。

舟子一面笑，一面解纜，把船開向湖中去。這時候個個酒酣興高，隨唱的也不知是歌是詩。湖裏的風景怎樣，也都視而不見。

太陽落了，還不想回去，蒼蒼的山色，好像招他們勾留，他們便都上山。似的山僧，不懂逢迎，七顛八雜的亂石，儘他們坐睡。低下歌來，只見那橫流滾，不知他到那裏去？也不知他從那裏來？

沉沉夜色，催人歸去。公展攬得一把山花先走。走往幾步，回頭一看！那樹葉般的小船，又向着不分明烟波裏去了！